

江苏文史资料集粹

文化卷

淮阴教育学院图书馆
总号: 0066209
类号: K295.3/6



980414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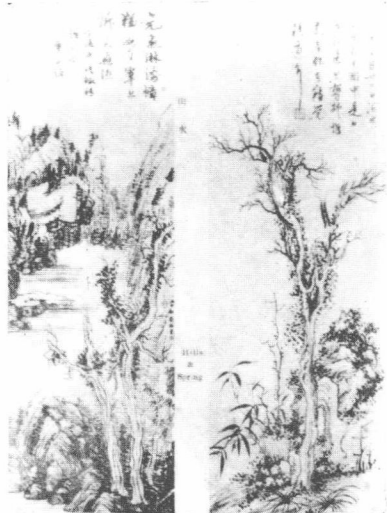
1909年11月13日南社第一次雅集(前坐右第二人为柳亚子)



章太炎像



史量才像



刘海粟国画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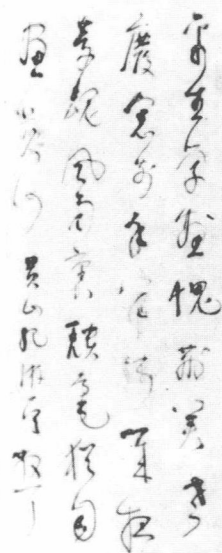


刘海粟中年照



一九八九年十月书“生天成佛”（绝笔）

林散之绝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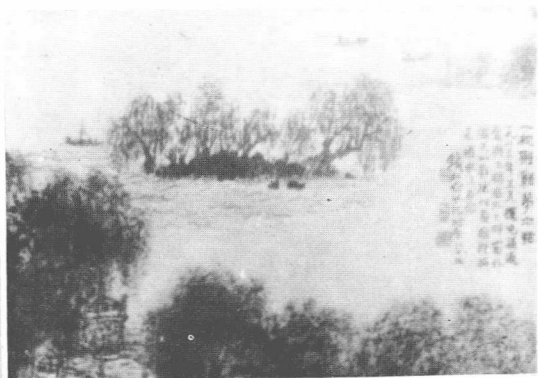


林散之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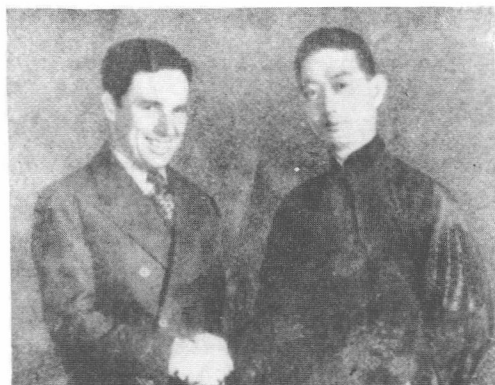
林散之书法



徐悲鸿代表作



钱松岳国画



1930 年梅兰芳与卓别麟合影



影星周璇



锡剧演员梅兰珍剧照



锡剧演员姚澄便装



锡剧演员王彬彬剧照

编辑说明

一、江苏素称文物之邦，名人辈出，史不绝书。本卷遴选江苏近百年来文化艺术界史料 40 篇，分为 9 组刊出。

二、本卷内容有：清末民初的文学团体南社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及其社员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各种表现，流芳遗臭，人鬼殊途的分流情况，苏州地区的著名藏书家，特别是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祖孙四代辛苦保藏，世守勿失，建国后得以全部捐献祖国的详情；爱国新闻家史量才，坚持民主和抗日，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内幕；出版发行家徐伯昕劳瘁一生的业绩；学术名流章太炎、罗振玉、缪荃荪、丁福保、钱名山等人的生平事迹；吴门文坛耆旧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的文艺小说和号称“补白大王”的掌故专家郑逸梅；钱钟书为当代学贯中西、风华绝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家，他博大精深的论述，固早散见于专著《谈艺录》和《管锥篇》，为中外学人击节叹赏，本卷所介绍他的长篇小说《围城》，现已列入世界名著之林，与鲁迅《阿 Q 正传》和茅盾《子夜》先后辉映；赵元任和刘半农都是 30 年代的语言、音韵学名教授，对乐理、乐律方面也有精湛创见；刘天华、华彦钧、查阜西、卫仲乐等人都是名闻中外、艺传后世的民族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书画美术大师刘海粟、徐悲鸿、钱松喦、唐驼、林散之等人并是神州精英，艺苑圣手；苏绣名家沈寿，早在 1915 年已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一等奖，为中华民族争得殊荣；至于文艺演出界京剧大师梅兰芳和名演员新艳秋，锡剧名演员姚澄、王彬彬、梅兰珍，评话名家王少堂，评弹名家曹啸

君,影星“金嗓子”周璇等,都是饮誉艺坛,各领风骚的人物。

三、本卷编辑过程中承省内各地政协和有关单位大力协作,提供稿件和历史图片,在此一并致谢。

四、本卷虽经编者广征约取,审慎编选,三易其稿,限于水平,取舍难免失当,敬希读者指正。

编者

1995年5月

目 录

南社的人鬼殊途	陆丹林(1)
南社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贡献	柳无忌(7)
苏州的藏书家	潘圣一(14)
常熟的铁琴铜剑楼	瞿冕良(19)
爱国报人史量才	窦天语(24)
中国出版发行家徐伯昕	李 文(45)
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罗福颐(50)
近代著名目录学家缪荃荪	蒋貽谷 赵永良 缪澄江(58)
太炎先生轶事	汤国梨(62)
忆与丁福保先生的交往	朱龙湛(80)
我的祖父钱名山	钱璫之(84)
金陵词人仇垞	黄汉文(97)
曾朴和《孽海花》	谈士琦(106)
《闲话扬州》的风波	李为扬(112)
周瘦鹃小传	陈 巍(117)
范烟桥的生平	陈 巍(134)

小说家程小青	江元舟(147)
“补白大王”郑逸梅	陈恩池(159)
钱钟书和他的《围城》	孔庆茂(166)

忆父亲赵元任的音乐生活	赵如兰(179)
乐律学家刘半农	刘立新易人(187)
回忆父亲刘天华	刘育和(190)
《二泉映月》传天下	杨荫浏(203)
古琴演奏家查阜西	许 健(207)
琵琶演奏家卫仲乐	徐立胜(211)

刘海粟与人体模特儿写生	商一仁(216)
忆徐悲鸿老师	杨建侯(224)
皓首忆童年	钱松岳(236)
近代书法名家唐驼	陈吉龙(251)
“当代草圣”林散之顽皮的童年	林昌庚(269)
苏绣“神针”沈寿	朱荣华(277)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	马少波(288)
舞台生涯 50 年	新艳秋(294)
我和锡剧	王彬彬(319)
梅花香自苦寒来	梅兰珍(326)
童年和学艺	姚 澄(332)
记祖父王少堂二三事	王丽堂(353)
漫谈评弹艺术	曹啸君(357)
影星“金嗓子”周璇	易 人(380)

南社的人鬼殊途

陆 丹 林

南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从一个团体来说,当然有它的光荣业绩(如鲁迅的《文艺与革命》、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本 and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学生所编《中国文学史》里,都提到南社)。但南社 1100 多个社友中,个别人的行动,有他的进步的一面,也有他的堕落的一面;也有某一时期是进步的,过了些时便沦入鬼域中去,历史已证明了,这是无容讳言的事实。

柳亚子在《南社纪略》叙中有说:“荃蕙化茅,不乏旧侣,最所心痛。”这句话,抚时感事,真有“不堪回首说当年”之慨。他就是指的某些社友,在政治的暴风雨中,经不起考验,中途变节而说的。南社吸收社友的原则,原是“品行文学两优”,后来改为“研究文学,提倡气节。”比之初期的政治立场,尤为鲜明了。作为南社开山祖师(陈去病、柳亚子、高天梅)三人之一又长期兼作“保姆”的柳亚子,亲眼看到社里有些品行不优而没有气节的败类,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感到痛心疾首,是很自然的了。

南社自创立以至停顿,和新南社、南社纪念会等一连串的 20 多年史迹。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已经正面详细地写述,是给后人研究南社史事的第一手资料。我今拉杂地写些南社社友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各种表现。流芳遗臭,人鬼殊途,以备后人存查而已。

辛亥革命运动,社友们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从事文字宣传(主要是办理报刊,写文稿)。至于参加革命的实际行动、与清吏相击搏的,有下面几个代表性人物:

陈水，在江苏地区担任同盟会的主盟人，被清政府逮捕，得端方的谅解，得以释放。后陈改名陶遗（端方号陶斋——编者注）以纪念此事。

广州三·二九之役（黄花岗之役），有黄兴、姚雨平等领导起义。黄兴由上海到武昌亲率队伍和清军作战。姚雨平任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带领队伍北上，讨伐清军。叶楚伦担任秘书长，谢星桥任秘书，邹鲁任经理处长，陈耿夫任军法部长，余天遂任副官，柏文蔚任安徽都督。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曾孟鸣、蔡寅、黄郭、朱少屏、徐宗鉴等，也在沪军都督府工作。此外，有江苏师长章梓，铁血军总司令范光启，镇江军政使郑政，丹阳军政分府司令林立三，女子北伐队长张佚凡（又名林宗雪），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等。江苏光复，周实丹在山阳（淮安）起义，给清吏山阳知县姚荣泽所惨杀。南京政府成立，陈陶遗任参议院副议长。居正、马君武、吕志伊、于右任、景耀月分任内务、实业、司法、交通、教育等部的次长。宋教仁任法制局长。在总统府秘书处的有：总务组李肇甫、任鸿隽；军事组李书城、石瑛、张通典；外交组邓家彦；官报组冯自由、易廷喜；收发组杨铨；此外，还有柳亚子和秘书雷昭性等。

以上各人绝大多数早已参加南社，也有个别事后才入社的。

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使特务头子赵秉钧的狗腿子武士英、洪述祖、应桂馨暗杀于上海北火车站，掀起了二次革命。其后社友们为了反抗恶势力、反独裁政治的接踵而起，横遭杀戮，流血牺牲的也很多。如杨性恂、周仲穆、仇冥鸿、范光启、吴鼎、程韵孙、孙竹丹、宁调元、姚勇忱、陈其美等，陆续给民贼独夫公开杀戮或暗中刺死。冯自由因反对袁世凯私借外债、屠杀民党而被捕拘留了五天。陈子范为愤恨袁世凯诸多不法而亲自配制炸弹，不慎爆炸，自己牺牲。

社友因办报刊、主持正义、代表人民说话抨击统治者而遭军阀所杀害的，在广州有《民主报》陈耿夫，《中华新报》容伯挺（容的死因虽甚复杂，而因党派关系被杀是主因）。在北京有《京报》邵飘萍，

《社会日报》林白水。这四个人都是忠于职守，敢于政治斗争的新闻记者，至若一贯发表正义感的政治言论而被逮捕、通缉、迫害的社友中的新闻界人士，就难以数计。仅傅熊湘、龚尔位、黄相园三人，得以虎口余生。

从蒋介石窃据政权厉行特务统治，进步人士南社社友杨铨（杏佛）便为特务暗杀。这是南社社友中著名的一件血案。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叶天底在杭州殉难。柳亚子在恶势力的压迫下，改名唐隐芝，带同他的夫人郑佩宜（也是社友）、女儿无非、无垢逃到日本，住了10个月左右，才回国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里，而不敢回苏州的黎里居住。

抗战期间，遭受敌伪惨杀的社友有：曾任国会议员、外交部次长张我华，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上海）刑庭庭长郁华（郁达夫的胞兄），我国驻菲律宾副领事朱少屏（因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而被日兵乱枪惨杀）。

在反抗军阀窃国的二次革命中，黄兴在南京、柏文蔚在安徽、陈其美在上海分别领导军民反抗袁的独裁卖国。护国之役，居正在山东任总司令，李根源、殷汝骊、赵正平等在肇庆参加军务院的要职。方声涛、张开儒率领滇军入粤，讨伐袁世凯的郡王粤督龙济光。陈其美在上海幕后策划刺杀洪宪走狗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和夺取肇和军舰。孙仲瑛协助唐继尧讨袁。护法之役，反抗黎元洪擅自解散国会，社友从事戡乱讨贼的有百余人。陈去病、高天梅、马君武、林庚白、沈钧儒、邵元冲、叶楚伦、杨千里等及参、众两院议员属于社友的数十人，纷纷南下，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大业。于右任崛起陕西三原，担任靖国军总司令，在西北一带抗击北洋军多年。驻粤滇军由方声涛、张开儒、李根源等分别统率，为军政府的直属部队。张开儒且任军政府的陆军部长。

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在贿选总统时，社友中消失斗志参加贿选的，据柳亚子事后调查竟有19人之多。高天梅、马小进是其中的二

人。

景定成原在北京兼办《国风报》，提倡无政府主义。他事先和一批患难相交的同志说：“这次曹锟挟其雄厚的兵力、财力和恶势力进行大选，志在必得。我个人（景是众议院议员）投不投他的票，与他的当选与否不生关系。曹现已有吴大头（吴景濂的浑号）出头运动议员买票，每一张票最低出价 5000 元，最高有到七八千至万元的。我经再三考虑，决定接受这笔肮脏东西，来分赠遭受政治迫害不能生活的同志，好来继续反抗军阀。同时又把这一部分钱，多印些报刊，向各方寄发，揭露贿选总统的黑幕。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有了钱，就有了办法。”事后，景定成果然照着预定的计划去做。这是猪仔议员（受贿选的议员，因他出卖人格，等于出卖猪仔，所以人们叫他们为猪仔议员）480 多头中庸中佼佼者中的一个。

无独有偶，南社社员众议院议员邵瑞彭，他暴露曹锟的毁法勾当，更是轰动全国。邵瑞彭收到了贿选曹锟投票代价的 5000 元支票之后，不动声色，即把支票摄影，加印了一二百张，备文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揭发曹锟贿选的违法行为。跟着写文章附了照片，分寄国内各大都市的报馆揭发此事。当时的北京检察长翁敬业，风节自励，不怕权势，收到邵的起诉书后，即依法定程序检举。吴景濂（众议院议长）和曹锟的一些爪牙，还恬不知耻地向翁恐吓。翁根据司法独立，仍不屈不挠地进行办案。邵为了避免奸人的暗害，便化装离开北京，诉讼委托律师办理。当时邵的正义，翁的直声，全国闻名。全国人民也都清楚认识了曹锟的所谓总统，是用了 1360 余万的造孽钱买来的，即上海话所谓“鸭屎臭”得很。曹锟贿选给议员的支票，签名发出的是：“秋记”系吴毓麟的化名；“孝记”是王承斌的化名；“洁记”是边守靖的化名。这几个走狗，都是替曹锟收买猪仔议员的帮凶。

陈炯明踞粤的时候，曾在香港办有《新闻报》作自我宣传的工

具，由陈秋霖（南社社友）主持其事。陈炯明叛变，陈秋霖即在香港的原有阵地起义，把笔枪墨炮转向陈炯明集团，拥护孙中山先生。1925年8月，他在广州与廖仲恺（新南社社友）同车到中央党部办公，同时被国民党右派所暗杀。

还要一说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他因为著述《革命军》反清，鼓动革命，被清王朝判刑监禁。在上海西牢中迭受各种虐待，病死狱中。社友刘三，却在虏焰方张的环境中，把邹容遗骸运回自己的家园——上海华泾，进行安葬。那是1905年的事。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不久，秋瑾回国在浙江策划革命，不幸牺牲，徐自华联合同志把秋瑾的遗骸安葬于杭州的西湖边。辛亥革命前，黄兴在镇南关（今名友谊关）、河口等地领导起义，又和李书城、赵正平等在广西联系军事界人士策动革命。冷遯、林之夏等分头运动反清。郭人漳、汪文溥在清末虽属清吏，但他们维护革命同志极为努力，他们后来都是南社的成员了（南社成立时，诸贞壮、胡粟长两人都是江苏巡抚端方的幕友，两人参加南社后，保护了不少社友）。

在张勋挟拥废帝溥仪复辟的怪剧中，以及日寇挟持溥仪出关搞“满洲国”的什么执政、皇帝这两出的滑稽活剧，南社的社友都没有人参与其事，这是应该指出的。但在袁世凯搞的洪宪皇帝，却有人去参与。柳亚子曾说：“洪宪称帝，筹安劝进，很有旧南社的份子。可是在炙手可热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开口，等到冰山倒了，却热烈地攻击起来。我以为‘打落水狗’不是好汉，所以没有答应他们除名惩戒的要求，然而‘提倡气节’的一句话，却有些说不响嘴了。”（见柳亚子《新南社的始末》。）

抗日战争时期，有几个社友，光荣地遭难了。可是一度参加南社、新南社的汪精卫，却公开投敌，变成头号汉奸，在南京搞伪组织，给具有光荣历史的南社带来了极大的污点，汪自己也抹煞了在清末谋刺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一段光荣历史。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社友中也不止这一只冤禽落了水。在南京还有江亢虎、赵正平、陈柱尊、王蕴章、诸青来、顾澄、俞诚之、尚慕姜等；在常熟有徐宗鉴、姚民哀；苏州有丘庚藻之流，先后投敌，担任大小不同的伪职。北京的阮尚介，广州的徐成（徐绍启的化名），六榕寺铁禅和尚等，也先后当了伪职。据说有一个曾经列籍南社的假名士，流寓石头城下，写诗品茗，替汪伪点缀升平，这些都是“荃蕙化茅”的败类，柳亚子认为痛心的事。

社友中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有戴季陶、陈布雷、黄郛、叶楚伦、潘公展、邵元冲、张默君等人。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与蒋介石同搞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的戴季陶。戴一生四变，从参加保皇党的政闻社而至同盟会、国民党，一度投机混入共产党，叛变之后，诵经念佛，对蒋介石一贯是“逢君之恶”、“长君之恶”，曲解三民主义，以道统嫡传自居。陈布雷代替蒋介石捉刀 20 年。结果两人在南京解放前夕，害怕全国广大人民的“千夫所指”，双双畏罪自杀，做了蒋介石下场的祭品。

还有些社友如于右任、居正、张继、邹鲁等人，表面上是和蒋介石混在一起，实际上是貌合神离，互相利用而已。

至如柳亚子、沈尹默、马叙伦、邵力子、杜国庠、沈钧儒、沈体兰诸社友，则始终是保持南社气节，靠拢人民，坚持革命道路，跟共产党走的著名进步人士了。

南社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贡献

柳无忌

几将半个世纪以前,当中国尚在对日抗战期间,我曾在战时首都重庆的一家报纸上,为其“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专号,撰写《南社前后的中国文坛》一文。提出南社对于时代的贡献,为“转移社会风气,革新文学内容”。并说道:南社那种革命精神表现在社员的文字或行动上的,“将使它在中国近代文坛上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与国家社会的急剧、巨大的变化,在今日南社成立 80 周年纪念时,我当初的意见非但没有动摇,而且似乎也得到一般文、史作家的认同。在这里我拟介绍几部专论或谈及南社的书籍,缕述近 30 年来各家对于南社的评价,作成结论以证实我言之不谬。

早在 60 年代的前后,出版了三部中国文学史,在述及中国近代文学时,都有一些关于南社的章段,虽然只是寥寥数页。这三部书分别由(1)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 级集体编著,此处简称“北大文学史”,共上、下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简称“复旦文学史”共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59);(3)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简称“游国恩等文学史”,共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这三部文学史可能依据同样的纲领,北大与复旦二部尤其相似,关于南社的几页(北大本有四页半,复旦本六页,另附苏曼殊二页),都在第七编、第五章、第二节,北大本题作“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复旦本作“鼓吹革命的南社”。它们同样强调南社与中国同盟会的关系,